



1	4
1555	
195	

195



門 八
1555
卷 195

履齋示兒編卷十

廬陵鄉先生孫 奕季昭撰

詩說

出奇

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
月來一片花飛減卻春朝罷香煙攜滿袖生憎
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破字減
字攜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以至倒用一字尤
見工夫如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草堂
即事客睡

示兒編卷十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
十九
四
十
一
未

何曾著秋天不肖明客只作披衣慣長從漉酒
生漫成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凡
倒著字句自爽健也

屢用字

杜陵翁獨為詩人冠冕者吐辭不凡負出塵表
有受字不肖字前輩能言之如過字已經
宗工而道破然愈用而愈新者請復拈出所
謂龜田萍葉過屏蛟龍引子過到四十明朝過
守何事炎天過萬文步履宜輕過庭讀書難字

過漫成俊鵲無聲過朝雲裏不聞雙鴈過戲作河廣

傳聞一葦過洗兵則孰不喜談而樂道若乃用

破字如讀書破萬卷上韋左嘗新破旅顏茅校

收梅葉臘前破江梅戀闕丹心破散歌長擊樽破

屏白團為我破江悠悠邊月破雨鯨力破滄溟

贈張四清風破炎暑雨干戈滿地客愁破夔州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又用一字如

乾坤一腐儒漢天地一沙鷗旅夜江漢一歸舟

懷灞上遊長嘯一含情公安防身一長劍投贈哥每

蒙天一笑能畫萬古一長嗟南望回首一茫茫懷錦

水居社稷一戎衣昭陵猶作一飄蓬老病山陰一

茅宇遣興悲風方一醒判官見贈一擬問高天郭

明府一起轍中鱗蕭二十吏呼一何怒婦啼一

何苦石壕飄然時危一老翁冬狩江湖滿地一

漁翁秋興袞職曾無一字補題省萬古雲霄一羽

毛詠懷浦上童童一青蓋柵樹為風宿昔一逢無

此流寄裴先判一飲醉如泥赴成都草堂又用

信字如作客信乾坤刈稻了吟詩信杖扶步冥

搜信客旌贈鄭所過信席珍寄薛三信然龜觸

網遣信知生男惡兵車信是德業優熱太陽信

深仁西閣疾惡信如讎除逸羣絕足信殊傑沙苑

行兒童莫信打慈鴉題桃春風自信牙檣動西城

陂泛舟又用生字如春泥百草生登岳春氣晚更

生晚登湍減石稜生西閣眾壑生寒早移水生

春纜沒登白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晚牛女

年年渡何曾風浪生天二月六夜春水生春水

樓上炎天冰雪生江陵新大小二篆生八分李

八分 又用覺字如時危覺凋喪雨無人覺來往
西詩成覺有神獨酌廚煙覺遠庖題新津北樓未覺邨
野醜遭田父泥飲飄蕭覺素髮義鵝但覺高歌有鬼神
醉時已覺氣與嵩華敵閩山歌不覺前賢畏後生
戲為放筓不覺金盤空設鱸長歌取樂喧呼覺船重晚攜
酒泛江凡此不厭其數用也

練字

詩人嘲弄萬象每句必須練字子美工巧尤多
如春日江邨詩云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又

云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陪王使君晦日泛
江云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漫興云糝徑楊
花鋪白氈點谿荷葉疊青錢皆練得句首字好
也北風云爽攜卑溼地聲拔洞庭湖壯遊云氣
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牆泛西湖云鼓化蓴絲熟
刀鳴鱸縷飛早春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秋日夔府詠懷云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建
都十二韻云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柴門云
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皆練得第二字好也

復愁云野鶻翻窺艸邨船逆上溪移居東屯云
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收稻云誰云滑易飽
老藉軟俱勻遣悶云暑雨留蒸溼江風借夕涼
柴門云石乳上雲氣杉清延月華水宿遣興云
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過津口云和風引桂
楫春日漲雲岑春歸云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
斜泛江作云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春日江
邨云捫蘿澀先登涉巘眩反顧皆練得句腰字
好也寫懷云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風疾舟

中伏枕書懷云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鍼橋陵
詩云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謁玄元皇帝廟
云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贈虞十五司馬云
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絕句云江碧鳥逾白
山青花欲然寄張十二彪云數篇吟可老一字
買堪貧皆練得句尾字好也至於綠垂風折筍
紅綻雨肥梅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破柑霜
落爪嘗稻雪翻匙霧交纒灑地風逆旋隨雲檢
書燒燭短看劔引盃長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

明皆練得五言全句好也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衮衮來登高有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
當空大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邨影
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倒吹落花皆練得七
言全句好也

屬對不拘

人皆知草堂先生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杜
宅年歲羈栖愁裏見二十四回明月百萬傳深入
寰區望匪他散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白皆為偏對不知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

泉秦州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江曲

不害為正對至於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歸

蒼蒞城七十流落劍三千寄賈十五男兒志三

千弟子行示宗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送郭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古又未始有一

字非的對也先生詞源衮衮不擇地而出無可

無不可何拘拘譏謝所可議

爾汝

爾汝羣物前此未有倡自少陵白鹽山詩云它
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花鴨詩云稻梁霑汝在
作意莫先鳴落日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梔子云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梅病馬云乘爾
亦已久天寒關塞深雞詩云充庖爾輩堪問俗
人情似瘦馬行云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
北周防杜鵑行云爾豈摧殘始發憤差帶羽翮
傷形愚見螢火云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

歸未歸至於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
友予之句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則於物無異觀如此王荆
公梅詩有少陵爲汝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亦得公之遺意

安得

或有以安得二字結尾蓋杜公竊有望於當時
天下後世者不淺也故喜雨詩云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吳越遣興云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
雪詩云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三川觀水漲

云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晚登灑上堂云安
得隨鳥鴿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
鬪普天無吏橫索錢題韋偃畫馬歌云時危安
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王兵馬使二角鷹
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早秋苦
熱云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茅屋
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開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
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

水土犀奔茫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
不疑見本根蠶穀行云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
荒田半得耕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
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
路卽今多壅隔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
待明年莫倉卒畫山水圖歌云焉得并州快剪
刀翦取吳松半江水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

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
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折檻行云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白馬詩云
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冬狩行云嗚呼得不
哀痛塵再蒙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嗚呼何時
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天育
驃騎歌云嗚呼健步無由騁豈無騃裹如驪驢
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云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

來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嗚呼
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嗚呼四歌兮
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嗚呼五歌兮歌正長
魂招不來歸故鄉嗚呼六歌兮歌思遲谿壑爲
我迴春姿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
速今古詩翁以嗚呼二字寓於詩歌者稀公獨
有傷今思古之意

知見

謝案知見相
配只四句

杜工部以知見二字相配橫翔捷出奇絕殊甚

觀其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晴黑知灣潭底

清見光炯碎萬丈潭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放船

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梔子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早春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秋致滑憶

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江湖病各隨題著句轉移一

字燦然可觀他人未易到

用方言

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

口不絕談其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吾宗客

睡何曾著秋天不肖明夜客汝去迎妻子高秋念

卻回舍弟觀歸藍田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新婚棗

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秋野掉頭紗帽側曝背竹

書光同上見耶背面嘯垢膩腳不襪北征舊犬喜我

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草堂牀

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北征誰能更拘束爛醉是

生涯守歲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彭衙家家養

烏鬼頓頓食黃魚遣興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

可更禁當春水生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送路侍御入朝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郡

郎十一日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

遣至日馬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肖成臯盧行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江與兄行

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是弟狂歌八月秋高風

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南邨羣兒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

呼不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

長相見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詩酒

古人吟詠情性不逃詩酒老杜一集而以詩酒

相配者無慮十數處戲寄漢中王云尚憐詩警

策猶憶酒顛狂遊何將軍山林云醒酒微風入

聽詩靜夜分送懷舍弟穎觀云對酒卻疑夢吟

詩正憶渠宴王使君宅云自吟詩送老相勸酒

開顏北鄰云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徐步云

把酒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泛江送魏倉曹云見

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可惜云寬心應是酒遣

與莫過詩贈盧參謀云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
朝敝廬遣興云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贈張
學士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不見云敏捷
詩千首飄零酒一盃題鄭著作云酒酣懶舞誰
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獨酌成詩云燈花何太
喜酒淥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題鄭
監湖上亭云羹煮秋萸弱盃迎露菊新賦詩分
氣象佳句莫頻頻獨步尋花云詩酒尚堪驅使
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寄岑嘉州云外江三峽且

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

花妥

杜陵詩花妥鶯捎蝶谿喧獺趁魚釋者謂妥訓
落非也蓋妥與墮同聲當作墮字傳寫之誤也
一說古字妥墮通用

寺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誦此詩者皆疑子美
旣曰殘僧又曰少意若重複以愚觀之不見其
煩複當讀作野寺殘所以僧少也山園細所以

路高也又別常徵君詩曰白髮少新洗寒衣寬
總長此皆是二字三字體也亦有二字五字體
如宿府曰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并石鈹煮松花待客地爐燒木葉看書又有三
字四字體如盧贊元襄愛蹴踘嫌穿地筍喜鞦
韆礙出牆花之句云爾

錦官城

閩本杜詩春夜喜雨云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
城送段功曹歸廣州云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

城蜀相詩云錦官城外柏森森又錦官城西生
事徵皆作宮字案蜀本杜詩竝作錦官城注云
成都府城亦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
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
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
觀范至能參政爲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
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爲錦官城
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
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爲正

落英

楚詞云夕食秋菊之落英謂始生之英可以當夕糧也落與訪落頌及章華臺成則落之昭公七年落同蓋嗣王謀之於始則曰訪落宮室始成而祭則曰落成故菊英始生亦曰落英設或隕落豈復可食况菊花獨乾死于枝上而不墜所謂秋英不比春花落誠如六一居士之語荆公胡不察此而反謂人為詳見西清詩話

綠楊垂手

洪駒父詩話云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予謂美則美矣其如綠楊無手何終不若下句意渾成

甜酒

三山老人語錄曰唐人好甜酒殆不可饒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余嘗味樂天詩有日暈一作大厭一作甜酒才高笑小詩

則又似不然

禽水

茗谿叢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曰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余謂盧谿先生云民瞻禱雨有應云東嶺雲遮西嶺黑高田水與低田通石湖居士范至能墊江縣云舊雨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雖皆沿襲二公語意相屬又過之直與荆公北

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樂天題天竺寺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之句無閒然矣合六詩觀之唯招之一字為尤長

谿聲山色

東坡贈東林總長老云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以谿山見僧之體以廣長舌清淨身見僧之用誠古今絕唱安城劉升卿有曰谿聲廣聽無邊法山色長存不壞身雖祖述辭意亦疊疊相逼無愧於坡

鴨綠鵝黃

鴨綠鵝黃經兩詩人道之荆公南浦云含風鴨
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則以鵝黃爲柳主
柳色黃金嫩而言之東坡過賈收水閣云小舟
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則以鵝黃爲酒主鵝兒黃
似酒而言之皆爲奇句然辭意雅馴則荆優於
坡

白雪黃雲

詩人喜荆公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稍正

青之句莫不極口稱誦而不知其有斧鑿痕竊
謂雪不成綠雲不可割請易綠爲捲易割爲收
則絲麥自見而非但意語天出用字不露歐公
詩話云魏野啄木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
宜改作千林蠹如去卻不犯題上字又見其有
諷去蠹之意雅言新載云李範道旁木云雖當
南北路不礙往來人子謂是道旁石詩不如換
當字作生字始見題意也李旼該聞錄云有縣
令姓張旻云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

牙與編卷十
獻送而曹吏各持縑獻一無所拒復告後月懸
君生日更莫將來王岳以鷺鷥詩諷之曰飛來
疑是鶴下處卻尋魚爲易下處爲到處則見張
何所往而不貪也

四印

鼉無咎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
明月之雕牀一繭秋蟬之麗殼百和更生之寶
香黃魯直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
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

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胷次之磊隗菊制短
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
兄弟之情此誠相若然魯直辭雄意婉壓倒無
咎原其句法實有來處得非顧況金璫玉珮歌
云贈君金璫大霄之玉珮金瑣禹步之流珠五
嶽真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晁黃得奪胎
換骨之活法於此者乎

意相反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後名元

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肖
藏姓名二人意相反淵明詩云雖畱身後名生
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慕身
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
窮是欲名彰不朽也一人意自相反

風雅不繼

六一居士云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
文文潛題磨崖碑云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
繼騷人死魯直過桂林云李成不生郭熙死柰

此百嶂千峯何與退之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
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老杜雙松歌云天下幾
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殆一律也

殺風景

或謂背山起樓燒琴煮鶴之類爲殺風景以詩
觀之雖杜韓老仙亦或未免退之若要添風月
應除數百竿直與王子猷背馳借曰得人嫌處
只緣多猶云可也如子美斫卻月中桂清光應
更多無乃太甚乎曰非也此足以見詩人意到

處便有焚山者不顧菽粟手段

向上人

陳舍人君舉未第時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如
羲皇向上人之句嘗愛其下得向字好及闕晏
元獻弔劉蘇哥曰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
向上人亦有所自云

花竹無香

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
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

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

香稱之

元照案韓退之詩落水紫苞香亦是以竹為有香

至於太白又

以柳為有香其曰風吹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
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
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老而詩工

客有曰詩人之工於詩初不必以少壯老成較
優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後詩涪翁到
黔南後詩比興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偉大

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後詩昌黎在潮陽後詩愈見光燄也不然少游何以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周益公評詩

余紹熙丁巳

志祖案紹熙當作慶元丁巳乃寧宗慶元三年

三月既望

侍讌春華樓時聞大丞相益國周公議論灑灑終日不倦至論詩則謂須要有警策就題著句不可泛泛因拱而請曰如相公一丁昌火運三合瑞皇家謂光堯生于丁亥壽皇丁未壽康丁卯其干既為一丁其支又為三合

學士策詢學士策

公自注云館職亦合呼學士

秘書官試祕

書官

時公以祕書少監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而寄程同年閣老詩也

前後顧

瞻羞倚玉支干引從偶連珠

此三老圖詩也公自注云乘成兄生

于乙巳而予丙午誠齋丁未

無一字虛語其盡之矣公笑曰

是也如挽詩亦難作復請曰願聞之公曰高宗皇帝丁亥生與藝祖齊年一則為開基之主一則為中興之君天之生此二帝功德兼隆豈偶然哉高宗慶八十聖壽後未幾上仙去唯慈寧太后亦然故作挽高宗詩曰生年同藝祖慶壽

比慈寧人憶庚庚兆天傾九九齡正謂是也若
徽廟挽詞猶難命意亦難措辭獨是湯丞相進
之思一聯云虞姬從梧野啟母祔箕山最紀其
實蓋用舜事以狀徽宗巡狩不返意及梓宮歸
葬會稽又用禹事以形容之皆婉而有直體此
真得詩人三昧

賀生日

黃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吳叔經代人作壽
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

謂將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
猶欠一分便見直是十四日也予謂猶欠一分
非祝壽底語終未若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
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形容得七月十四日坦然
明白矣周益公生於丙午七月十五日嘗壽以
詩曰年與潞公同丙午日鄰萊國占中元公覽
而笑曰賢此聯已道盡了予生年月日只欠說
出一箇生時便是一本好建生也公齊年友歐
陽伯威適在坐亦曰實道得著

省題詩更須留意

山谷與洪駒父云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近年許琮以聖圖天廣大對王度日清夷乃用老杜全句與傅咸全句配遂魁南省其有鼻孔可知此味不必全句但能著意點化深造詩仙句法則亦必壓倒元白矣廬陵董克正以其父參政當國避親就別院考官周孟覺因以

二月一日試出中和節詩董上請云何謂中和節周荅曰上元已過上巳未至今日所以爲中和也董卽體其意曰上巳時將近元宵節已過仲春方駘蕩今日是中和遂高中又嘗聞艮齋謝尚書云每考核賦卷子必先看第一第二韻卽以詩看有何好句有好句則遍看徹定去畱不爾便斥下則詩斷不可輕視又聞西昌譚高立飛臨汝考試歸云省題詩不宜押協韻有堅守貢舉條制者謂限五言六韻成是竝不容取

協韻之詩矣

春猿秋鶴

六一先生跋羅池廟碑云今世傳昌黎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而碑亦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今觀張子韶九書解如舜攝位時則曰正月上日禹攝位則曰正月朔旦今日月正元日上日元日朔旦皆一也而或謂之上或謂之元或謂之朔豈作書者

欲備眾體而使無餘蘊乎如離騷東皇太乙歌曰吉日兮辰良而韓愈羅池廟記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其鏗鏘參差之法當有所祖述矣卽此而推則知有所祖述而得作文之體者在此嗚呼歐陽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筆補造化其平章千古勘破萬卷於此何疑之有

韻書脫字

杜甫送張參軍赴蜀云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張祐骰子詩云骰

示兒編卷十
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報道金
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東坡雪夜詩云試掃北
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皆押尖字韻徧閱
近世刊行韻略無此尖字當是禮部韻略脫文
文弼案尖
本字作纖

康節詩無施不可

康節先生六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
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
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

一時之壯今盡去其之字爲五言亦可乃見有
不爲剩無不爲欠至如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
日之事後來必更此又是有韻散文也施之文
卷中人將罔覺前輩於詩得三百篇微旨蓋如
此

履齋示兒編卷十

錢謂之佰者借佰字用之其實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其字皆從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從阜非也何以別之史記商鞅爲田開阡陌封疆漢晁錯募民實塞下議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閒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皆從阜此爲證耳如漢志商君壞井田開阡佰繼而曰眾庶街巷有馬阡佰之間成羣注亦謂南北曰阡東西曰佰其音又同乃皆從人蓋古字通用非謂當從人也是以

陳勝贊曰躡足行伍之閒俛仰阡佰之中索隱曰阡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傳作阡陌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凡謂行伍則從人田閒則從阜獨未有以阡佰之錢從阜者也然則指錢與行伍之阡佰當從人指田之阡陌當從阜故玉篇於人部則載錢與行伍之阡佰於阜部則載田之阡陌未嘗紊也且伍與什皆數也俱作人旁隄與防皆岸也俱作阜旁抑又可證

未渠央

庭燎日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渠陸音其據反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
曰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
章言未艾三章言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
未盡而至鄉明也嘗原音其據反者卽與遽同
音故荀子修身篇云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
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大之貌顏
氏家訓曰古樂歌詞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

央淵明雜詩曰嚴霜結野草枯瘁未遽央談藪
載高爽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
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邢居實寄陳履常
云會合能幾日歡樂何遽央王介甫少壯喜文
章云良夜未遽央青燈對寒更皆作遽字攷之
廣韻遽卒也急也是謂未卒然而中也至如淵
明讀山海經詩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魯直
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邀
令人瘦此古體必讀爲去聲近世內翰汪彥章

藻 挽洪承議太孺詩落句云欲識慶源何自遠
大川東去未渠央中書舍人張安國孝水調歌
頭末句云莫遣兒輩覺此樂未渠央二公直作
平音用誤也或者謂新唐書王求禮讓蘇味道
曰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耶李絳謂憲宗
曰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
哉邢文偉傳曰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
張說傳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
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士君子地乎皇朝

文鑑宋子京治戒曰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
渠有信哉張舜民與石司理書曰唯是問能求
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所濟魯直和王世
弼寄七兄曰小材渠困我持斲問輪扁凡此皆
言渠又何謂耶按高祖紀項伯告羽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兵公巨能人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
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猶豈也杜
孫寶傳曰掾部渠有人乎渠讀曰詎詎豈也杜
詩曰牽牛處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詎見同亦此意也渠音雖同而有二訓讀者當審轉爲遽又爲詎渠與詎皆訓豈也第與前之未渠央未遽央字同而義異

豐碑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曰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耳中於閒爲鹿盧下棺以絰繞天子六絰四碑而後各重鹿盧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諸侯四絰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絰二碑士二

絰無碑喪大記曰君葬用輶四絰二碑大夫葬用輶二絰二碑又曰凡封用絰去碑鄭曰碑桓楹也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閒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輓者皆係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絰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鄭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也於中庭碑也聘禮曰東面北上上當碑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夷攷前之四說所謂碑者於墓祭

聘享之時植一大木耳卽非石碑也而其字從石者取其堅而已然勒銘於其上者亦未之嘗聞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之耳此孫何碑解之辭也皇朝文鑑予嘗聞杜甫爲淑妃皇甫碑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又案東觀餘論云其立碑在墓後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時所作也則是杜誤以豐碑爲可勒銘矣故近世之士不究其義凡作挽詩者多指豐碑爲勒銘之碑用矣

壽堂

今士人尺牘中稱人之母曰壽堂蓋不知忌諱案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注曰壽堂祭祀處言既死於祭祀之處獨相延魑魅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林逋自作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它日求遺槩猶喜曾無封禪書皇朝文鑑又指上塚爲壽堂也究而言之稱人之母者豈不背理傷義乎毛詩自有壽母二字闕何不稱之

名諱

生為名死為諱從古而然禮曰卒哭乃諱是也
曲禮 堂以韻略推之其曰御名舊御名蓋自生
存以前言之其曰廟諱蓋自耐廟之後言之條
於韻首井井不紊古今名公鉅卿為人撰軒亭
堂樓等記及生祠碑則曰公諱某其別如此世俗不
神道碑與列傳則曰公諱某其別如此世俗不
審乎是凡賓主相與言或斥某人名曰諱某或
問某人名為何諱荅者亦曰諱某可發一笑故

歐公集古錄亦曰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樊君諱

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據此碑乃即時

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蓋謂其碑之謬則

世俗之名諱不辯亦久矣文昭案漢宣帝詔名

諱詢此生 即稱諱

正昭

秦始皇名政為之避其諱者讀正月為征月文昭

案正月朝正之讀征尚菁之讀常星宿之讀秀

自古相傳如此且始皇名正一作政今即依正
本字政亦當改 晉文帝名昭為之避其諱者讀

昭穆爲韶穆傳至於今當如本字讀始有分別
陸德明唐大儒也自秦晉至唐亦遠矣當作釋
文時何不單出一音以正舛誤豈容韶後學以
疑貳哉正字姑置勿論且以昭穆言之了無他
說質諸孝經疏曰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面穆
北面孫從父坐而已若音曰韶不知何以釋之
朱元晦亦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
王當穆武王當昭故酒誥稱穆考文王而載見
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予以載見訪落驗

之昭考竝不讀曰韶考何獨於昭穆有兩音至
如史炤於通鑑光武十八年昭音韶本音招亦
謂昭以照下穆以順上爲義後避司馬昭諱昭
作韶讀其說是矣不應復音韶請以征韶之音
一洗而空之毋庸汨亂學者之耳目自古避諱
而轉音者多皆當是正之獨此二字所係甚大
而常用之急者故特表之志祖案今人讀昭穆亦無作韶音者而正
月之音征相沿不改非因避秦諱也

三辰

益稷曰日月星辰孔安國謂日月星爲三辰桓
公四年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謂三辰
日月星也皆不指星名而言辰則竝以揔上三
事爲辰而辰非別物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
動鄭玄曰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洪範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孔氏謂二十八
宿迭見以序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也魯
直蟹詩曰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閒五鼎烹

謂巨蟹在十二辰之未位也昭七年傳曰晉侯
謂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
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
謂辰杜氏謂一歲日月十二會也一以爲五星
一以爲二十八宿而竝以辰爲日月所會之次
也則辰與星固異矣退之有東野矢子詩曰吾
懸日與月吾係星與辰抑承襲而言也如漢律
歷志云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
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三辰五

星之相經緯也既謂星爲斗又謂斗之外有五
星其說蓋不一矣司常掌九旂之物曰日月爲
常而已初不言畫星及左傳三辰旂旗則言畫
星而不言何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
月七星乃畫北斗也紛紛藉藉莫之適從蓋嘗
思而得其說以言其畫之於衣與旂則辰非有
形容之可繪而謂之三辰則宜以言其徧祭天
之諸神則十二次亦當祭之而謂之辰次亦宜
如祭祀及掌天文則日月五星乃天之七政不

得不以爲先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至
於昏明迭見則非二十八宿無以辨之故洪範
之所謂星辰蓋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運轉
以迭形昏且若孟春昏參中且尾中之類皆所
以敘節氣也是以知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
故取於二十八宿也若夫鄉飲酒立三賓以象
三光古之制禮也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
教之本也汪曰三光者係於天三大辰也易曰
志祖察易字三光大火也伐也北極也大火與
譌當作正義

三身經卷之一
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爲正故謂之
大辰辰時也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取居中之義
以是觀之孔穎達無乃因記云日月又云三光
遂強爲之說當以日月爲通論

民農

嘗讀穀梁傳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
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則四民有定名矣故史
記貨殖傳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
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

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此言
得之如漢食貨志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韋
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夫豈知民卽農之摠名
也旣言民安得又言農哉乃知班固謂傷民傷
農不如馬遷病農病末之爲別白也雖然孟堅
西都賦有曰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
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又未嘗
失言何獨於志而失之豈智於此而愚於彼乎
且爲韋昭之說者曰此民謂士工商強爲之別

也然周禮司市亦曰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又何耶韋昭言士工商而不言農周禮言民工商賈而不言士農以韋昭之說是則周禮之說非以周禮之說是則韋昭之說非周禮亦豈雜於漢儒而然若夫孟子曰信能行此五者則兼士農商旅民既言商又言旅既言士農商又言民而不言工亦不得言知言之要

周禮孟子大謬

文昭案民農一條甚煩碎辨其所不必辨而反以議

黎苗

揚子重黎篇若秦楚強闖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吳祕謂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溫公曰黎苗民也余案廣韻黎苗二字皆訓眾也則溫公之說其辭既明其理亦安信而有證

弋人何慕

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案後漢逸民傳序援此語作篡字退之酬崔少府云久嫌弋者

纂今溫公亦謂曰纂以或作慕字爲誤誠有所
文昭案纂亦作慕故唐張九齡
詩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日一日勞

孝至篇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功溫公
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
是其功也其說盡善矣舊注不審楊子問勞功
爲二事乃於日一日勞考載文下釋之斷日功
二字於下句句讀不明戛戛難讀溫公之說是
而不爲釐正其句亦非下日字當讀爲日以日

一曰勞句斷攷載日功句斷言日專一而不息
則謂之勞以成其事則謂之功矣

道術

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徑術之術廣雅
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
垂於術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
新術去子惑故蹊注曰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
解學記術有序日月令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
皆有道術之說馥案鄉飲酒是
術道非道術是途之大者謂

之道小者謂之術乃知鄭音遂非也信乎莊周以江湖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為道路無疑矣三國袁術字公路杜甫朝享太廟賦押栗字韻有曰曙黃屋於道術又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莊子語疵

司馬遷言莊周其學無所不聞可謂博洽矣然其著書立言不無小疵觀其譏齊威公讀古人之糟粕固善矣而謂輪扁斲鑿非糟粕與文昭案以

書為古人之糟粕斯言寧是耶而言孔子七日不火食容或有之而藜羹不糝非火食與

荀子反經

三代以後儒者敢於自信而好異莫荀卿若也堯舜揖遜之主而以為非禪周公恭儉之臣而以為不恭不儉子思人所不可非則非之孟子人所不敢非則非之禮義本不偽則以為偽人性本不惡則以為惡六經有親出夫子之筆舌有實載聖人之本文卿猶一切反之故議兵篇

曰堯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楊倞釋之謂一人爲鯀二人爲共工驩兜矣又自曰堯伐驩兜禹伐共工非惟與舜典四罪左氏舜去四凶之說異又且自相背馳甚者正論有曰象刑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則又直不以典謨象刑惟明之言爲可信而好異甚矣究而言之象刑之制卽周禮垂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畫刑爲象者無非畫墨劓荆宮大辟之刑用刀鋸斧鉞之狀以示於人使之懲於未然而知畏耳苟知畏

則不復犯刑乃刑期于無刑之本意矣烏得謂之非生於治古者哉就如卿言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刑人也然而李斯韓非之慘刻不當罪韓李而當罪卿其亦作俑者與

履齋示兒編卷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履齋示兒編卷十二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正誤

程伯休父

馬大年嘗論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之後蓋出于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故涑水引用之且伯休父者其字也今古一字多矣如爰絲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本朝

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焉予按常武之詩曰王
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楚語
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失其官守為司馬氏孔穎達解詩曰上命元帥
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
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之司馬攷其所自
溫公蓋引用詩與楚語而未必專用遷史孔氏
既云程國之伯字休父則不當以伯休父三字
為字而取證于今之劉伯貢父劉中原父也況

中原父兄也叔貢父弟也故以中叔之序稱伯

貢父當作叔字

邵氏問見錄云溫公一日過康節天津之橋謁日程秀才云既

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

陽生

太史公為伍子胥傳書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
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
賊不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氏春秋攷之哀
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杜預云景
公六年八月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

之將盟悼公稽首杜預云悼公陽生又以齊田世家攷

之皆曰景公卒太子荼左氏作舒立是為晏左氏作安孺

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鮑牧遂立

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鮑牧與悼公有隙

殺悼公齊人其立其子壬是為簡公即是而觀

陽生即悼公也其伍子胥傳鮑氏殺其君悼公

而立陽生當是弑其君悼公而立壬太史公之

所記於世家既如此於列傳又如彼前後抵牾

所謂實錄果如是乎

龜策

龜策傳序曰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贊則曰
龜藏則不泥泥之則不神贊不如序多矣

兩伏波

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康令王約作忠顯王廟
記以為馬伏波瓊州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為路
伏波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為兩伏波夏侯安雅
作廟記又以為馬伏波紛紛孰是曰嘗攷之兩
漢有二伏波前漢伏波將軍邳離路博德武帝

時討南越相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武時討交阯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人皆有功于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發縱

蕭何傳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縱音子用反孔毅父曰指縱音作蹤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獸是亦

鞔

馥案說文鞔迹字從車從省聲作蹤者俗書也

迹之義爾

上廉

賈誼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竊詳顏曰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廉矣當讀陛九級上爲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之閒未加討論歟林鉞漢雋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不言上廉

數奇

李廣數奇師古曰數所角反按宋景文公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者誤以具爲角也云孫奭亦誤以爲朔也蔡條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至于數奇獨不以爲誤對則蔡條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爲當也

尚書尚公主

或人有問尚書與尚公主同乎曰否按惠帝紀

云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詞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旣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詞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毅父珩璜論云尚書與

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原應如顏三家之說則世俗誤呼尚書為平聲誠如孔言而以尚書與尚公主同亦非其說實陳餘傳注非張耳傳也文弼案張耳不可分析觀陳餘死後仍以張耳終之何得以為非張耳傳

陳蕃設榻

東漢徐穉傳云穉豫章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太尉李固表薦

光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讀史至此未嘗不疑焉嘗攷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云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唯周璆之事無聞焉陳蕃傳始有特置一榻之文信如前之說則特設一榻為璆而已他無與焉以為止待一人歟不應兩傳互載而姓名異以為穉來則待穉璆來

則待璆歟不應兩傳皆云去則懸之以爲榭則有榭榻璆則有璆榻歟胡爲均是特設無他蓋在豫章則特以待榭在樂安則特以待璆故不害其爲特設惟是范曄昧作史之體陳傳偏載旣失之徐傳重出未爲得也當以是二事本末特書于陳蕃一傳則不惟省文又且兩全

暨豔

吳志張溫傳有暨豔暨字無音史炤通鑑音義於魏紀文帝黃初五年音其冀切葉少蘊石林

燕語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泊音呼之三呼不應蘇相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其爲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者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字缺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且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今以暨字調爲入聲卽是乞字韻案暨去聲有居氣切其冀切二音以居氣切調爲入聲則音乞乃去說切不是也及見紹熙戊午議臣

上疏言神宗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司
讀暨爲泊而陶不應蘇頌曰吳有暨豔讀爲結
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喜謂頌曰果吳
人也雖不知出何典據則又呼爲結字復以廣
韻證之五質與九迄中暨皆居乙切姓也吳有
尚書暨豔則正是訖字燕語以爲乞則近議臣
以爲結則差近史炤音泊則絕相遠况廣韻明
載暨豔於訖字之下而三書不能會歸於一何
耶其字畫按玉篇從旦誠如蘇言但訖音不收

然諱旦自是睿宗亦非代宗也

薛愿

杜牧記寧陵謂天寶末薛愿守淮陽賊不能陷
故名不傳不得與張許並稱今以新舊二史攷
之乃云愿爲潁川太守與龐堅共守潁川城陷
二人俱死按潁川乃許州而淮陽乃陳州所守
之地不同所記之事各異豈牧傳聞之誤耶抑
亦作史者采摭而不得其真乎

瓜丘甘露

瓜丘之禍蓋秦謀以瓜實成於驪山詔博士諸
生就視因此欲坑儒生是時乃隆冬之月豈瓜
熟時耶陋如秦儒不知其詐謀之深而卒至焉
宜乎不能逃其死也前漢儒林傳序甘露之禍蓋李訓
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
官是時乃十一月之末豈露降時耶黠如宦官
豈不知其詐謀之淺故卒不至焉宜乎不可得
而殺也唐李訓傳然殺儒生易殺宦官難殺儒生則
至于亾國殺宦官則可以存國秦能殺儒生故

秦亾之速非不幸也唐不能殺宦官故唐存之
不久非不幸也悲夫

秦焚書之漸

秦焚書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晉鞏朔獻捷于
周王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成二〇文昭案
春秋爲國諱則不書勿籍謂此可不必記耳豈可以爲焚書之漸北宮錡問爵
祿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萬章下 始皇則又甚焉盡舉先王之典籍投諸虐
焰而不赦得非有勿籍然後有去籍有去籍然

後有焚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極于
焚書矣重之以坑儒則愚黔首之術殆無餘策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
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
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
時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
禁句絕讀火戚如字徐音豆韓愈師說云彼童
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

其字從言從賣唯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

度於句投注曰投徒闕切句投猶章句也鯢案李善

長笛賦注云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此注乃五臣張銑語其

音訓同而字畫異廣韻五篇讀投二字去聲俱

不收

章句

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
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
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太
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
眾儒各爲訓詁乃有句余謂今詩家有四言五
言六言七言則是又以一字爲一言也文昭案國
策三言而
已曰海大魚又子貢問一言可以終
身子曰其恕乎皆以一字爲一言

文辭

學者誦孟子不以文害辭多不喻辭文何從而
別按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
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

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晦菴朱氏曰文
字也辭語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
逆取詩人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辭而已則如
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
則知詩人之志在于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五湖

嘗聞良齋先生謝公在諫垣以侍講當夜直壽
皇嘗論及地理曰五湖何處爲是公奏或謂洞

庭彭蠡太湖丹陽射陽爲五湖或謂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瀟湖爲五湖其實皆非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以地攷之漢儒謂五湖者太湖之別名爲是也上嘉其博洽獎歎再三予嘗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之

四海

祭義云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繼而曰推而放之東海西海南海北

海而準卽四海也校人曰四海猶四方也及調人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夫經云海外而注指四夷爲言非也所謂海外卽堯典光被四表是也以四方爲海外可也以四夷爲四海不可也

六轡

凡駕四馬則必有八轡而諸經多言六轡何也曰孔氏解六轡在手有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于缺

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又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兩駢即驂也蘇黃門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缺與塗以釁輶之釁同即是求之則言六轡有以也

百丈

杜子美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揭百丈志祖案海賦揭百尺非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又秋風云吳檣楚柁牽百丈注云檣柁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薛云今湖湘閒行舟以竹相續為索

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謂其長可百丈今川峽猶多用之又十二月一日詩云百丈誰家上水船東坡云古離別曲百丈牽船上水遲郎去瞿塘幾日歸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今舟子皆呼之趙云百丈者牽船篾內地謂之篾音彈余親見海商以竹劈為大瓣相續可長百丈每相續處必用漆固其絲紵使耐水即非以篾為三股四股索之類如索則今之所謂纜是也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與薛氏相續為索之說則亦

力身錄卷十二
牽船之績非此百丈也

百金

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百斤為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為反閒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多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而已非

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來牟

詩兩言來牟思文臣工前漢作釐麩劉向傳孟子作麩麥告子玉篇廣韻皆作麩麩又出一麩字唯廣韻有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二字與詩並同是二麥者後稼穡而生先稼穡而熟深有補於先民之艱食月令孟夏之月獨以麥為秋豈苟然哉

浙米

生民曰釋之叟叟丞之浮浮毛曰釋淝米也孔
曰淝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又曰釋
訓云溼溼淝也焯焯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
曰溼溼淝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
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淝星歷反溼
蘇刀反焯音浮孟子曰接淝而行趙曰淝漬米
也不及炊淝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析今之
好事者凡稱士大夫之家淝米飯多作折聲呼
之良可怪笑然退之城南聯句云淝玉炊香粳

湖亦作淝又何耶

文昭案世說危語有子頭湖米○志祖案今韓詩亦作淝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二十八宿以四方爲名者唯井壁箕斗四星而
已營室者天子之宮壁者室之外院離宮在南
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
參東故稱東井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
箕在南而斗在北故曰南箕北斗也

黎明

史記高帝紀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犁

示身類卷十二
黎猶比也謂比至明也前漢高帝紀作遲明師
古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唐劉
崇望傳遼旦舍光門未開遼音都奚切又按史
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
之時非也犁黎古字通用黎黑也黑與明相雜
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
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
曉也

陳玄

或謂毛穎陶泓楮先生退之雖寓言以爲文戲
然莫非取象筆硯與紙而言也獨于陳玄若無
義予曰不然彼三者以象言陳玄以性言也故
陳君遠告老集云陳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
久膠不敗而黑者爲最故墨曰陳玄其義尤深

重穆

詩七月曰黍稷重穆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
穆董氏曰鄭眾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
謂之穆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眾所謂孰

也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
種莖之字今人亂之已久及考周禮天官內宰
云生種穆之種其字與廣韻並作種並音爲重
與同二聲則知釋文云禾邊作重是種莖之字
當作童乃是種莖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莖之字
當作重乃是種莖之字蓋種莖之字合從重不
當從童種莖之字合從童不合從重始爲不亂
也文昭案種種孫氏變古說謂種穆當從童種
植當從重其實非古周禮釋文引字書亦同

說文

印文榜額有之字

馬大年嬾真子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其來久
矣太初武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色土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用五謂印文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
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
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
平正耳非之字本意及觀談苑云太祖將展外
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

履齋示兒編卷十二
指門額問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著之字何用
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帝
似不以爲然惜乎韓王生于馬大年之前不及
舉是說以敷陳之邵氏聞見錄云帝一日登明
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
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明德
與朱雀二名不同未知孰是

